

我是山人著



洪熙官大闹 峨嵋山 (上)



内容说明

本书是一部民间长篇传奇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在中国南方流传甚广，可谓家喻户晓。

小说描写的是：清朝初年，峨嵋、武当派人马与清朝政府密切配合，攻陷了反清复明势力在南方的总机关福建少林寺，劫后余生的少林英雄至善禅师、洪熙官、方世玉、李翠屏四人逃到广东，依附官府的敌对势力跟踪而至。于是，一场比一场惨酷的搏杀出现在广州、佛山、花县、清远、肇庆，湖北宜昌、四川峨嵋山等地，致使珠江、长江两大流域，充斥着刀光剑影。

峨嵋、武当派一方，得到上自乾隆皇帝，下至总督、巡抚、地方豪绅的支持，因而源源不断地补充了张汶祥、赵庆祥、史成功等武林高手。而身怀绝技的老英雄白泰官，风流倜傥的云中子，韶秀多情的骆小娟，豪爽鲁则的骆成等，以反清复明为己任，毅然加入少林派的阵营。剧战中，双方伤亡惨重，少林派传人中，只剩下洪熙官一人，而峨嵋山方面，亦仅存白眉道人一个强手而已。清政府及其网罗的武界徒众，能否最后压服起义反抗的义士？角逐拚杀之中，到底鹿死谁手？读完全书，即可分晓。

本书当写于民国年间，相当程度上暴露了清朝统治者的凶残面目，具有比较强烈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对于了解清代历史，包括民族史、政治史、宗教史、武术史、民俗史，不乏一定的认识价值。小说在结构方面颇具匠心，悬念叠起，情节紧凑，扣人心弦。语言也有一定的特色。

由于作者过分耽于战斗场面的描写，不免冲淡了小说固有的积极的思想意义。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分支——通俗小说，多少要受到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此次出版，虽经编者作了个别的修整工作，遗下某些糟粕是可以理解的，请读者予以批判的阅读。

目 录

第一回	高进忠考配曾鸾玉 方世玉致祭苗翠花	1
第二回	匿迹梨园至善传绝技 扬威花县熙官得贤徒	8
第三回	珠联璧合熙官得贤妻 煮鹤焚琴世玉逢奇妓	17
第四回	重振少林至善师练气 再游南粤白眉道逞威	33
第五回	初试啼声洪熙官得子 空门花烛方世玉联婚	57
第六回	玉柱掷头公爷福死节 珠江挥泪方鸾英复仇	72
第七回	仗义除奸血滴子大败冯道德 慷慨传技洪文定师事白泰官	95
第八回	誓报断臂仇李翠屏饮恨飞来寺 再雪少林恨洪熙官大闹文溪桥	153
第九回	穿云剑云中子单取张汶祥 破内功白泰官再败冯道德	188
第十回	慧眼识英雄高进忠巧遇苏铁嘴 双拳惩恶霸高天赐赏识赵庆祥	212
第十一回	献诡计空灵僧单取白泰官 报旧恨白眉道再打方世玉	244

第十二回	祭师弟两壮士城门盗首级 拜义父一弱女村中结英雄	254
第十三回	半夜飞头妖道魂归清虚观 三载雪恨英雄初上峨嵋山	271
第十四回	灵虚观前文定逢劲敌 峨嵋院内熙官遇异人	289
第十五回	千斤闸智圆僧吓走吕寄尘 万重山洪熙官拜侯胡德帝	302
第十六回	万猿洞云中子初创猿子拳 千鹤山柳迎春重兴白鹤派	318
第十七回	奉师命笑和尚初出万猿洞 报宿仇洪熙官再上峨嵋山	330
第十八回	壮志未酬滴血岩英雄殒热泪 玄机暗点伏羲洞高僧示迷途	336
第十九回	巫峡追踪吕寄尘误入迷魂阵 醋海饮恨花玉琼大闹史家村	363
第二十回	三山聚义白眉大破万猿洞 绝处逢生英雄初到独龙岩 (上)	391
第二十一回	三山聚义白眉大破万猿洞 绝处逢生英雄初到独龙岩 (下)	424
第二十二回	周家寨甘凤娇三打白眉道 独龙寺马如龙一救洪熙官	460
第二十三回	周家寨甘凤娇勇打白眉道 万重山洪熙官火攻李大山	479
第二十四回	请救兵童宣成战死 勇拒敌胡阿彪逞威	487

第二十五回	白眉道拳打胡阿彪 马如龙勇救洪熙官	494
第二十六回	白眉道丧气返峨嵋 洪熙官扶柩归粤海	500
第二十七回	临危荐美英雄遇佳人 有缘相会师伯迎师侄	507
第二十八回	嫉英雄方咏春虎形鹤步 报知遇钟音娘李代桃僵	513
第二十九回	报妻仇卖鱼洪两打南海县 雪旧恨洪熙官三上峨嵋山	611
第三十回	亡命白鹤山英雄落魄 逃难金牛岭浪子回头	648
第三十一回	冤家路窄白眉道败走白鹤山 血仇得报洪熙官扬威西蜀境	667

第一回

高进忠考配曾蛮玉

方世玉夜祭苗翠花

时在逊清乾隆三十二年八月，正当武当派冯道德与峨嵋山白眉道人、高进忠等，勾结清兵，破灭福建九连山少林寺之后，少林寺为数千清兵，一把火烧为平地，此反清复明之总机关，遂永留绵绵之恨，无复当年龙腾虎跃、叱咤风云矣。且说高进忠前受乾隆皇帝陛下之密旨，征讨少林，尚幸得其师尊白眉道人及师叔冯道德之臂助，建下不世之功勋，将少林剪灭，虽然脱漏四人，可幸老巢覆没，大势已去，已无恢复能力，因是呈奏乾隆皇帝，龙颜大悦，召见高进忠于北平太和殿，以千总之职而蒙圣驾召见者，高进忠为第一人，高进忠特邀圣宠，自命为毕世之荣也，乾隆既召见高进忠，以其建下殊勋，特创新例，由浙江金华镇千总，升擢广东提督，二品夫人，高进忠受宠若惊，在北京谢过圣恩之后，取道回粤，官船泊天字码头，骑着高头骏马，卫弁百数十众，前呼后拥，头锣打起十三下，直沿太平沙双门底，而至惠爱街将军衙门，高进忠坐在马上，得意洋洋，左顾右盼。两旁百姓，挤拥路旁，争看此新任广东提督之本来面目，见其眉清目秀，一貌堂堂，均谓此广东提督得天独厚，少年发迹，盖由千总而突升提督者，有史以来，实以高进忠为第一人也，因此啧啧称羨，不知谁家有福女儿，得配此少年英俊之广东提督耳。

高进忠由京回粤，到达提督衙门之后，略事休息，传令衙役至总督衙门，拜谢两广总督曾必忠大人提拔协助之恩，侍从如云，前呼后拥，来到总督衙门，曾必忠以其有功于朝廷，且为当今天子所眷宠之宦儿也，特自大开中门，着起一品大员朝服，降阶相迎。

高进忠一见曾必忠纡尊降贵相迎，立即俯首天阶之下，叩首言曰：“高某何幸，蒙恩师提携，致有今日，何敢劳恩师贵体，降阶相迎乎？”曾必忠曰：“此朝廷制度，高年弟劳苦，非敬年弟之爵位也。”曾必忠迎高进忠转入花厅分宾主坐下，晋上香茶，两人叙述过一番离情之后，曾必忠望见高进忠年少英伟，气宇不凡，含笑言曰：“高年弟，老夫与你谊同骨肉，无事不可言，今有一事相告，高年弟已行年三十，亦应为宜室宜家之候矣，高年弟亦有意否？”高进忠素知曾必忠有女曰曾鸾玉者，年华二八，丽质天生，肌肤如玉，体态娉婷，早已心醉，今其作此言，是必想招己为婿耳，于是恭言曰：“愚弟虽有此心，奈茫茫天地，芸芸众生，未悉谁家女儿，肯配此冥顽愚鲁之人耳。”曾必忠左手举鼻烟壶于其鼻端一嗅，右手掀其斑白之髯，哈哈笑曰：“年弟年少英俊，圣宠正隆，前途未可限量也，哈哈！”复对厅外呼曰：“人来！”侍役阿升鞠躬而进，半膝请安。曾必忠曰：“传谕夫人，立即备办嘉筵一桌，在东厅款待高大人！”阿升唯唯而退。高进忠谦谢曰：“蒙大人提拔，高某人方有今日，尚未图报，何敢再扰庖厨耶？”曾必忠曰：“喻此小事也，高年弟不必客气。”两人谈论少林武当之事一回，阿升入报，酒席已备，请高大人晋内室。曾必忠起座相请，让高进忠先行；高进忠以总督大人谦虚至此，为之受宠若惊，谦让一回，便直进入内室。

经过回廊花圃，来到东厅，侍婢个个如鲜花之娇艳，若兰麝之芬芳，高进忠目迷五色，心旌飘荡。曾必忠肃之上座，亲自敬酒。酒过三巡，必忠传令侍婢春花秋月二人，令四小姐出来相见。高进忠恍然明白，不问而知，其为欲招己为东床快婿无疑矣。未几，微闻细碎之脚步声，环珮铿锵，香风送至，高进忠心头突突，有如鹿撞。俄而四小姐出矣，艳婢四人，左右扶掖而出，至高进忠之前，深深一拜，娇滴滴羞涩万分，愈觉美艳。高进忠楞徨不知所措，立即起座还拜，两目不敢仰视，但又不忍错过此机会也。

因以眼尾偷窥，但见四小姐明眸皓齿，雪面朱唇，白中透红，容颜绝艳，秀发覆于雪白之颈项，愈见可爱可怜。不期然四小姐又微窥高进忠，两人之目光相接，四小姐立即俯首，桃腮愈见鲜红，益增妩媚。曾必忠目睹一双小儿女，初见情态，不禁大乐，哈哈而笑。四小姐相见既罢，仍由四侍婢扶入后堂，曾必忠目送其爱女去后，谓高进忠曰：“高年弟，亦知老夫肯以爱女相见之意乎？”高进忠揖曰：“大人待我优渥，殊使高某人感谢万分矣。”曾必忠曰：“高年弟，愚兄不揣冒昧，特招年弟为婿，以四爱女许配，高年弟之意如何？”高进忠谢曰：“大人盛情可感，特恐高某出身寒门，生性愚钝，恐有辱于令爱耳。”曾必忠曰：“年弟不必推却，愚兄眼光无差错也。”高进忠大喜，立即起身离座拜伏于地曰：“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三拜！”曾必忠高坐椅上，受过高进忠三拜之后，两家之婚事遂定，高进忠心花怒放，含笑辞出。在提督府内，增建华丽房舍，并备办结婚用品，择定是年秋后十月，举行婚礼，一个是两广总督大人爱女艳倾南国之四小姐曾鸾玉，一个是圣眷方隆年少英俊广东提督高进忠，是以婚礼特别隆重。吉期既届，坤宅总督府与乾宅提督府，张灯结彩，鼓乐喧阗，全城文武官员，纷来道贺；炮竹声声，热闹非常。斯时也，峨嵋派领袖白眉道人，武当派领袖冯道德二人，以少林寺既破，不必再留于广州，已分别返回峨嵋武当两山，继续瘁其心力，训练门徒；留在广州者，只冯道德门徒陈英杰耳。陈英杰例做案兄弟，送新夫妇入到洞房。房内银烛双照，灿然生光；罗帐低垂，锦衾并列。管家妇扫闭房门之后，高进忠偷窥四小姐，在灯光掩映之下，愈见美艳绝伦，自叹有生以来，从未见过女人如此美丽者，不禁踌躇满志，暗叹其艳福不浅也。窗外团圆明月，射进窗际，高进忠携四小姐曾鸾玉玉手。面对银灯明月，喁喁私语，但愿月圆花好，生生世世，永为夫妇。渔楼鼓响三更，城内人声已寂，新夫妇亦共寻高唐好梦。

可怜广州大北门外，白云山麓，明月照于原野，寒风瑟瑟，野草萧萧，四顾平原，一望无际，一少年以黑绸抹额，身穿夜行衣服，由白云山顶，冉冉而下，至路旁一坟前，突然跪下，抚碑而哭，其声呜咽，凄震郊原。午夜闻此，如杜宇夜啼，若猿猴哀叫。斯何人？少林小英雄南派拳术大家方世玉也。方世玉与其师至善禅师、师兄洪熙官、师妹李翠屏，冒险冲出少林寺，南下广东，隐身于白云山景泰坑旁之景泰寺，潜伏不敢动，是夜闻仇人高进忠与曾必忠之四小姐曾鸾玉结合也，不禁咬牙切齿，暗暗痛恨，夤夜奔下山，至其母苗翠花坟前，哭奠一番，抚碑恸曰：“嗟夫吾母！九泉之下，亦知尔之爱儿方世玉茹苦含辛，饮恨匿迹于此乎？嗟夫吾母！亦知仇人高进忠，今方洋洋得意，趾高气扬，软玉温馨，踟躇满志于五羊城内乎？今者，少林寺虽毁，但尔之爱儿方世玉仍健在也，儿今誓于亡母大人之前，世玉一息尚存，誓必报此血海深仇，以慰亡母大人在天之灵也。”方世玉痛哭失声，涕泪横流，泪尽继之以血，黑绸之夜行衣服，襟际尽湿，哭声震天。树林间之宿鸟，为之惊起，吱吱而叫。方世玉哭奠一番，悄然起立，拔下腰间宝剑，对苗翠花之坟誓曰：“世玉今夕，乘高贼洞房春暖之候，特自闯入城中，为亡母报仇，替少林雪恨，亡母大人阴魂有灵，其佑不孝儿马到功成矣乎？”方世玉哭罢，再三作揖。带泪南望羊城，时则大北门城楼之上，谯楼咚咚报三鼓，灯光隐约，夜雾迷濛，明月高悬，万籁俱寂。方世玉纵开脚步，直望大北门行来，至城门之下，仰首望城墙，清兵三五，紧守其间。方世玉绕道过越秀山之后，耸身飞上，潜进树林，一路拨草蛇行而进，至山巅，镇海楼矗立其上，人声沉寂久矣。方世玉远望两广总督衙门，夜色深沉，惟闻刁斗之声。距总督衙门西边约五里，正是新任提督大人高进忠官邸，灯光尚明，照耀天上，檐牙高啄，楼阁栉比。是时新婚夫妇，已洞房春暖。然亲友同僚，尚作长夜之

饮也。方世玉认清路径，直望提督官邸行来，静悄悄溜进城
中，守城军士，冥然罔觉。窜至提督官邸之后，一带围墙，
高可二丈，墙头上飘出楼叶花枝，虽然序属三秋，而南国天气，
仍是温暖宜人，绿叶婆娑，未带肃杀之气也。方世玉拔下腰间宝
剑，就地一跃，飞身直上墙头，遥望园中，回栏花径，错杂其间，
明月高悬，纤毫毕现，崇楼峻阁，密布园中，檐牙高啄，未知谁
是高进忠新房也。凭着一股勇气，跳入园内，隐身于花叶中，蹑
足前进。园中央一所高楼矗立，百叶窗间，灯火荧荧闪出，方世
玉自念，此岂为高贼进忠新闺耶？乃飞身上瓦，潜伏而伺，闻屋
下尚微有人声，轻轻揭瓦而视，则其下为客厅，侍婢数辈，正收
拾桌上残肴，宾客散去未久也。世玉再望中央高阁爬进，至百叶
窗前，侧耳听阁内，微闻男女调笑之声，方世玉暗喜，自念今夜
高进忠贼命该绝，无意中意尔撞到新闺也。不敢冒昧直入，潜伸
舌头，轻轻将纸窗戳破一小孔，就而窥之，不禁使方世玉失望者，
则阁内调笑之人，为一侍婢与一家仆耳，并非高进忠与曾鸾玉也，
大怒，想破窗而入，杀之而泄愤。继而一想，今晚到此，原欲手
刃高进忠，此一双狗男女杀之适足污我宝剑耳，因复怅然四望，
见绿荫叶中，有灯光闪烁，暗念此室为高进忠之新闺耶？斯时也，
彼正香梦方酣，定必得手者也。乃潜至高阁，转向更偏树丛中，
有一新建画楼，粉饰得金碧辉煌，在月色澄明之下，尤见得画楼
建筑堂皇瑰丽。楼外高悬红绡帐，清兵两人，持刀守楼外，拱卫
森严。方世玉暗念此乃高贼新闺无疑矣。遂绕过楼后，耸身跃上，
身轻如燕，着瓦无声，爬在窗前，则楼上之窗未闭，盖高进忠曾
鸾玉曾在窗前对月盟心，管家妇既关房门，侍婢亦不暇为提督大
人闭窗矣。方世玉伏窗外，潜窥其内，妆台龙凤银烛，尚烁然生
光，烛泪滴滴，蜡炬火灰，绣榻靠楼之西，罗帐低垂，金风吹入，
飘飘微动，榻中寂无声息，榻前绣履两双，一男一女；而楼中布
置，华丽非常。方世玉念榻中人，其必高贼进忠矣。忽念新仇旧

恨，热血滚滚由丹田涌上，一股怒气，无从压止，举剑飞身直入，怒火冲天，不暇掀帐，就在帐外抡剑直插帐内。帐中有人惨叫一声：“唉哟！”鲜血溅出，忽然一足飞出，打向方世玉之胸膛，方世玉闪开以避。一人自帐内跳出，拔床头宝剑直刺方世玉，方世玉跃至窗前，其人直追；方世玉再跃出窗外花圃，其人直衔尾追出。方世玉在月光之下回身视之，其人非他，乃新任提督大仇人高进忠是也，不禁惊而且恨。惊者，顷间一剑，误中副车，伏剑而死者，另有其人，其为新娘曾四小姐矣；恨者，一番心血，又成虚耗，于今面对这深仇大恨之高进忠，岂有不怒气冲天者哉！方世玉当下咬牙切齿，目眦欲裂，抡起手中宝剑，向高进忠当胸刺来。高进忠向左跳以避，一进马，一剑当头劈来。方世玉举剑相迎，两人在花园内剧战起来。一个是少林小英雄，一个是峨嵋山首徒，皆精通剑法，身手矫捷，剧战良久，未分胜负。然而比武之道，犹如两军对垒，所谓哀兵必胜；方世玉母兄被害，血仇未报，况复少林遭毁，师徒流荡无归，因此心中恨不得把高进忠一口吞下，以泄宿恨。高进忠竭力抵挡，一路败退。然而提督府中，早已鸣锣报警，光火冲天，喊声大震：“拿刺客呀！拿刺客呀！”清兵四面八方，一齐拥至，弓箭手硬弩频施，向方世玉乱射，箭如飞蝗。方世玉虽具有金钟罩、铁布衫之内家功夫，究竟入单势孤，未免心怯，故一方面竭力杀击高进忠，一面抵御大队清兵之攻势。看看势头不好，清兵越战越多，不独花园内堆满人头，即提督府外之街道上，亦人马杂沓，杀声盈耳，盖已惊动全城军士矣，方世玉剧战良久，师老无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便暂时退出提督府，徐图后计也。他虚晃一剑，就地退出圈外，向园外飞驰。清兵挡住去路，方世玉挥剑乱斩，当者披靡。高进忠紧追不舍，至围墙之下，方世玉耸身一跃，跳上墙头，下望街外，清兵密布，便跃过对面民房瓦上。高进忠亦跃上墙头追击。方世玉捷如猿猴，转瞬间已失其踪迹。高进忠恨声曰：“少林凶徒，算你走运；若走

迟半步，将你送到阎王殿去矣。”

高进忠觅不见方世玉，只得跃回花园内，急急走入新房。房内家人毕集，重燃银烛。罗帐血迹斑斑，粉腿露于帐外，尽成红色。连忙揭帐而视，四小姐花容失色，云鬓散乱，腹部鲜血汨汨而出，受方世玉一剑，早已做高进忠之替死鬼矣。高进忠目睹新婚爱妻惨死，不禁抱尸大恸，哭曰：“可怜余之爱妻，竟尔舍余而去乎？嗟夫，余无以对曾大人，更无以对余之爱妻矣，悲哉痛哉！”环聚而睹之家人，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慰藉提督大人。俄闻府外锣声彭彭，自远而近，凡十三下，高进忠大惊，连忙起立，唤管家婆取素色衣服来，披在身上。提督府前，传来一片呼叫之声：

“曾大人到！曾大人到！”高进忠惶悚不已，盖夜深如许，人们皆已各寻好梦，曾大人贵为两广总督，不惜清夜犯霜露至此者，无疑已接得其爱女四小姐被刺毙命之恶耗，故大兴问罪之师也。高进忠当下既悲且惧，伏地不敢抬头。曾必忠之八人大轿，由中门直入中堂放下，随从掀起轿帘，灯笼高举，照耀如同白昼，曾必忠便服而出，高进忠接入，延之上座，俯伏地上，叩首曰：“岳父大人在上，小婿高进忠叩见！”曾必忠面色阴沉，喝问道：“闻得今晚提督府内有刺客，拙女且惨遭毒手，究竟谁人如是斗胆，你可从实说来。”高进忠禀曰：“小婿不德，祸及令爱，自知罪孽深重，有负大人爱护之美意，洵万死不足以赎其罪也。”曾必忠喝曰：“今已不是赎罪时候。我且问你，凶手究竟是谁？”曾必忠言时，声色俱厉，盖伤其爱女惨死，转恨高进忠保护无力也。高进忠全身战栗，口呐呐不能言。此峨嵋英雄，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毫无惧色，惟是一见曾必忠赫然震怒，竟尔惊惶万状，此固曾必忠之官威，有以使其震慑也。曾必忠目睹此状，颜色稍霁，温语慰曰：“贤婿何必恐惧若是？事已至此，夫复何言，此只可诿之天命而已。然而究竟谁是凶手，官衙之内，城垣之中，万不容再有此等事发生，是故贤婿须从实说出，严拿凶手归案究办，以杜后患也。”高进忠

至此，始惊魂稍定，曰：“此为少林余孽方世玉也。”曾必忠听闻，不禁大吃一惊曰：“噢！方世玉又潜来羊城作孽乎？万恶凶徒，一日未除，我等一日未能安寝也。进忠，你立即传令全城武官捕快，追缉凶徒，务获归案，不得有误，违者重责。”高进忠曰：“大人见教的是，婿当从速进行。惟是少林余孽既来羊城，其力量不可轻视，小婿之意，想再请白眉师尊冯道德师叔重来广州坐镇，一则发扬武当派拳术，二则协助缉拿少林余孽，未知大人之意如何？”曾必忠曰：“此事全交贤婿办妥，一切不须请示，务须速速进行。进忠，你引我入内室，一视鸾玉之情形。”于是高进忠前导，全身缟素，俯首流泪，引曾必忠入内室。曾鸾玉尸首，已陈于大堂之中，上覆锦衾，烛影摇摇，哭声震天，侍婢掀起锦衾，露出芙蓉之面，惨白无色，狰狞可怖，曾必忠睹爱女惨状，大叫一声，晕倒于地。

第二回

匿迹梨园至善传绝技

扬威花县熙官得贤徒

高进忠立即将翁救起，阖府扰攘直至天明。城门内外，早已密布清兵。大街小巷，皆贴起缉拿凶徒告示，悬赏花红白银五千两，捉拿方世玉。大北门外，亦贴有告示一纸，路人围观。

有一和尚，亦杂于人丛中，细看告示，读其文曰：“翰林院编修参事府正参旨赏黄马褂两广总督曾示，为悬红缉捕归案究办事，照得少林派余孽方世玉，大逆不道，倡乱造反，近复潜来广东，伺机窃发，勾结歹徒，为患闾里，兹特悬赏缉拿，不论军民人等，拿获方世玉凶徒归案者，赏白银五千两，梟首者赏格同前。如有窝藏凶徒不报者，与犯人同科，仰军民人等一体知照。乾隆三十

二年十月十六日。”和尚阅罢告示之后，心中暗暗吃惊，回顾左右，各人均注视于告示之上，于是静悄悄闪身退出人丛，望北飞奔，走向白云山景泰寺，向方世玉报告。却不料早已为守城捕快所发觉，此和尚鬼鬼祟祟，必有古怪，潜尾其后，和尚犹未知有人在后远远相随也。走向景泰寺内，奔入禅房，掀开蚊帐，时方世玉以夜来厮杀，辛劳过甚，正好梦方酣，突为和尚所推醒，张目一望，则立于其旁者，为景泰寺烧火僧人慧明也。方世玉曰：“慧明师兄，推醒我作甚？”慧明和尚曰：“方师弟好快走，两广总督悬赏白银五千两以缉捕方师弟也。”方世玉曰：“白银五千两。哈，莫说五千两，即使五万两，我方世玉又岂惧彼哉？如有人来此捕我，我仗着三尺宝剑，杀尽清狗之头也。”慧明曰：“否！方师弟虽然力敌万人，然而告示有云，窝藏者同科，方师弟虽能逃脱清兵之手，其如主持僧法空大师守此寺已三十载矣，虽然为少林同门，但总督大人尚未知也。苟方师弟在此与清兵厮杀，则必牵累法空大师，而景泰寺亦难保矣，方师弟未顾及此耶？”方世玉一想，觉慧明之言，甚有道理，自己天涯海角，无处不可栖身，何必恋恋于此也，乃慨然曰：“慧明师兄之言是也，我当于明日清晨，脱离此间，流浪天涯，再度寻师访友，以完成我未竟之志也。”慧明和尚合十言曰：“阿弥陀佛。”退出室外。

不料是日下午，方世玉正在寺中天阶上，练习拳术，慧明和尚忽仓皇奔至曰：“方师弟快走快走！”方世玉愕然曰：“做什么事？”慧明白：“祸顷在山门外，远远望见大队清兵，约数百人，从沙河方向杀来也。”方世玉即返回禅房，披上外衣，束绉纱带，拔剑在手，一跃直登大雄宝殿之瓦上。举目一望，果见清兵两路，由前山杀来，人影隐约，尚在五里之外，为首一人，骑高头骏马，如飞而至，正仇人高进忠也。高进忠白衣白带，盖悼念其亡妻曾玉也。方世玉与仇人相见，无名火又冲起三千丈。忽而转念一想：在此厮杀，说不定真个牵累法空大师也，好，又忍辱一时，暂避其锋。

将来再找机会，与你高贼拚一个你死我活也。回望后山，并无人马，于是耸身一跃，跳出景泰寺后，再一跃跳过景泰坑，向山后丛林中遁去。

且说高进忠接得捕快报告，谓有和尚，在大北门外，看完告示，鬼鬼祟祟，窜回白云山景泰坑，方世玉一定身藏寺中也。高进忠不敢怠慢，立即点起清兵五百人，亲自率领，到景泰寺搜查，将寺门团团包围，搜索殆尽，并无踪迹，只得收队废然而返。回到提督府之后……一面伤悼其妻曾鸾玉，一面又惴惴于少林派英雄之再来也，乃修书两通，一致其师白眉道人，一致师叔八臂哪吒冯道德，叙述少林派方世玉潜来广东，由此推测，至善禅师一定在广东境内暗中活动，请两人再来广东，协助肃清少林余孽。书既写就，立即派人快马分别送去峨嵋山武当山。高进忠又暗中派两捕快，明查暗访，追缉少林英雄之行踪。

且说方世玉当日脱离白云山景泰寺之后，由山后窜至高楼，转入南海县境，不敢露面，昼伏夜行，不两日，来到佛山之后，由缸瓦栏直望大基尾行来，睇见街上行人，往来如鲫。汾江河上，帆樯云集，人烟稠密，商肆繁盛，洵不愧为有名巨镇也。方世玉沿江而行，但见汾江滚滚，向东流去，窃念浪花飞逝，淘尽几许英雄；今日境遇坎坷，屡遭失败，不知曾几何时，其亦为浪花淘尽耳。一路行，一路想，不胜感慨，转瞬已至大基尾。幸沿途未有人发觉，乃直至主帅庙侧，有一会馆，建筑宏伟，门前悬一匾，上额书“琼花会馆”四字。方世玉直入馆内，头门有一石建戏台，台前白石天阶，两旁走廊，中奉关帝像，华光像，田赛二师神位。方世玉走到神像之前，深深拜揖，忽闻背后有呼喝脚步之声，回头一望，头门戏台上，有一老者，须发斑白，正在训练一人，练习技击：“我妻！我的！”呼喝不已。此人气雄力伟，拳脚不凡，方世玉谛视此老者，正是至善禅师也，立即迈步来至戏台之前，耸身一跃，飞上台口。至善禅师愕然，方世玉乃跪在其前，叩首言

曰：“师尊在上，弟子请安！”至善禅师曰：“贤徒起来，贤徒非在羊城，为何而至此乎？”方世玉望一望练技击之人，欲言而不敢。至善会意，乃为介绍此少年曰：“二娣！此乃汝之师兄方碧也。”少年原名梁二娣，原在戏班中当二花面。凡任二花面者，必须精通技击，故梁二娣拜至善为师，练习少林拳术。而至善自少林寺被毁，与洪熙官、方世玉、李翠屏三人南来广东，蓄发改装，改姓换名，投入佛山琼花会馆，当技击教师，秘不使人知其姓名，是以在梁二娣之前，认方世玉叫方碧者，盖亦不若梁二娣知其为鼎鼎大名之少林英雄也。琼花会馆者，为当时戏班之会所，即今之八和会馆也，其时设于佛山大基尾，其后乃迁于黄沙。当下梁二娣经师尊介绍与方世玉相见，亦只知此为师兄方碧耳，睇见方碧少年英俊，身手矫捷，不禁大喜，立即上前，举左手齐眉，来一个少林派同门见面礼。方世玉亦举手还礼。至善禅师曰：“二娣！我有事与方师兄商谈，你可暂时休息也。”梁二娣唯唯而退。至善乃带方世玉直入后堂室中，至善曰：“世玉，汝赴羊城复仇，结果如何？”方世玉悄然曰：“高贼命不该绝，昨夜弟子直入高贼房中，不料一时性急，误中其妻曾鸾玉，现高贼悬红白银五千两缉我，侦知我栖身于景泰寺，派兵来捕，弟子恐牵累山门，是以再来此间耳。洪师兄与林师妹何去乎？”至善禅师出室外，四顾无人，再措室低声对方世玉曰：“熙官、翠屏两人，已于前日随乐丰年班赴花县开演去矣。”方世玉曰：“弟子亦不想长在此间，盖佛山人烟稠密，清兵耳目众多，弟子性又好动，万一为人察觉，则师尊亦不能在此立足耳。”至善禅师曰：“戏班虽然四方流荡，但所到者，多为乡村，仇人既少，发觉不易，贤徒可即赴花县，先找熙官，暂时栖身于红船，然后再图后计若何？”方世玉曰：“弟子亦有此意，但不知洪师兄之戏班，在花县何处开演耳？”至善曰：“现在炭埗墟，下一台乃在赤坭，熙官改名洪福，翠屏则改名李小珠。贤徒若去，可即起程矣。”方世玉在琼花会馆饭罢，叩别至善禅师，星夜起程，

赶赴花县炭步，相距不过四五十里，瞬息可达。

抵步时，正值夜间子时，炭步墟外华光庙前，搭一个大戏棚，灯光照耀明如白昼，人山人海，锣鼓喧阗。戏棚上丑生与小武二人，正在比武，小武手执大关刀乱砍，丑生则左右跳跃以避，动作滑稽。小武虽执大关刀，但未能斩获也，乃露狼狈之状，丑生又故意窜至小武之后，举足蹴其臀，小武弃刀掩臀“雪雪”呼痛。此乃旧式粤剧之比武方法，本不合技击比武情理，但无知乡民，见二人表演诙谐，也为之哄堂大笑，笑至绝倒。方世玉伫立人丛之中，观望片刻，亦为之莞尔而笑。片晌，方世玉窜至戏棚后台，问起戏班中人，洪福在何处？戏班中人为之愕然不识，盖洪福到此方两日耳。方世玉再问曰：“彼身体健硕，带一跛手女者，非洪福耶？”戏班中人始恍然大悟曰：“哦，你找伙伙阿福么？彼方在红船厨房中，为大老倌制消夜饭菜也。”方世玉说声“唔该”，转到海边，果见红船两艘，泊于岸旁，灯火荧荧，一人正蹲在海滨洗菜，月光澄明之下谛视之，果然洪熙官也，大喜，走上前去，低声叫句“洪师兄”。洪熙官仰首而视，见为方世玉，不禁大喜曰：“方师弟几时到此，师尊命汝来觅我耶？”方世玉曰：“一言难尽，师兄先洗菜，今晚夜深人静时，再来详谈也。”方世玉坐于其旁，洪熙官立即捋起衫袖，转瞬间已将两箩筐菜洗净，挽回红船厨房，烧火煮饭。饭熟，又挑饭上戏棚。斯时头场已完，各老倌休息消夜。方世玉睹其师兄熙官，衣衫褴褛，鬓发皆长，终日胼手胝足，在红船中当伙伙，英雄末路，匿迹于此，未敢抛头露面，未知何日方能吐气扬眉也。方世玉直候至深夜，丑刻已尽，寅时已临，戏棚上锣鼓，又复的的查查，尾场开演。洪熙官收拾碗碟洗净之后，方有暇与方世玉畅谈，一手拉住方世玉到海滨石上，离戏棚百数十丈，四周静悄悄无人，洪熙官问曰：“方师弟，我等在佛山琼花会馆分别之后，你则到羊城，刺探高贼进忠，为何又会到此？”方世玉曰：“一言难尽。师弟到羊城之后，隐身于景泰寺中，前夜，